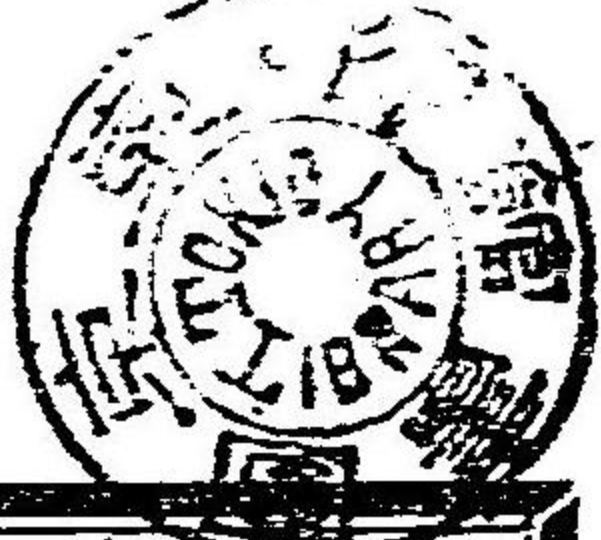


弘道新說

650

非賣品
應省認可

104624



緒言

此冊子錄修身要語、以頌大成會員者也、分爲三項、
第一項、論教育之主旨、品行之方法、德義之妙用、而每
冊、揭其目、以明要旨、

第二項、爲言行雜錄、大凡古今人士嘉言善行、可以爲
範、則錄之、會員所寄論說、亦載于此、而其言之過簡、過
激、或未完全、則編者不能任其責也、

第三項、爲詩文雜評、錄詩文關於風教者也、而文雅之
可愛者、亦間取之、蓋文章之道、固主立教傳道、雖然、非
妙于辭、敏于筆者、不能感人心動人意、故有取于詞也、

以爲學文章之方而已、

明治二十一年一月

南岳藤澤恒識

弘道新說

道ノ大用

藤澤南岳述

余カ筆ヲ執テ新說ヲ記シ、大道ヲ弘メントスル、已ニ一周
年ナリ、知己ノ協力ヲ辱フシ寄投ノ書モ日ニ多ク、誦讀ノ
人モ隨テ多シ、余ガ喜ビ知ル可キナリ、是ニ於テ一大論ヲ
掲ケテ、以テ同盟諸君ニ呈シ、且青年ノ人ノ志ヲ固クセン
ト欲シ、案ニ憑テ筆ヲ把ル、タマタマ客アリ來ル、乃チ筆ヲ
投シテ、之ニ對シ、茶ヲ煎テ、之ヲ勸メ、世故ヲ話ス、客云フ、近
世諸技ミナ上進ス、幻燈ノ如キ、亦大ニ奇ナリ、一夕之ヲ見

埒

ルニ、一大櫻樹ノ花盛ニ開クアリ、忽然一ノ美女ニ變ズ、目
ヲ動カシ、口ヲ傾ムクル、既ニ人心ヲ感スルヲ覺フ、又一丈
夫ヲ現シ、禮敬スルノ狀、儼然トシテ、賓客ノ様ヲ盡ス、己ニ
シテ、手ヲ相取リテ踏舞ス、手ノ容ヤ法ニ當リ、足ノ容ヤ曲
ニ應ス、踏歌ノ聲ヲ聞カト疑フ、少頃ニシテ、又一婦人ヲ現
ズ、妬色面ニ顯レ、眼光炬ノ如シ、前ノ美女走り避ントスレ
ハ、一場忽ニ練兵ノ大將トナリ、彼ニ馬ヲ走ラスアリ、此ニ
喇叭ヲ弄スルアリ、此ヨリ一山一水、忽城トナリ、忽野トナ
リ、變幻奇ヲ極ムト、余曰、余ハ之ヲ見タルニ非ザレド、唐ノ
貞元年中ニ、揚州ノ市ニ、一人ノ丐兒コウキアリ、自ラ稱ス、姓ハ胡

名ハ媚兒ト、爲ル所甚怪シ、之ヲ觀ル者雲ノ如シ、一日、其懷
中ヨリ一ノ玻璃瓶子ヲ出ス、大サ五合ノ水ヲ受クベシ、表
裏スキトホリ、物ヲ隔テザル如シ、之ヲ席ノ前ニ置キ、觀ル
者ニ告テ云フ、物ヲ與ヘラレハ、此瓶子ニ滿タハ足ラント、
人アリ百錢ヲ與フ、受テ瓶中ニ投ス、琤然トシテ聲アリ、瓶
底ニ在ル粟粒ノ如シ、衆人之ヲ異トス、又千錢ヲ與ルアリ、
瓶ニ投スル前ノ如シ、万錢ヲ與ルモ前ノ如シ、俄ニシテ十
万二十万ヲ與フ、皆前ノ如シ、或馬驢ヲ與フ、之ヲ瓶中ニ入
ルレハ、皆蠅ノ如ニシテ、動行スル故ノ如シ、須臾ニ度支ノ
官吏輕貨數千車ヲ以テ來ル有リ、其技ヲ觀テ、謂テ曰フ、爾

能此諸車ヲシテ、瓶中ニ入ラシメシカ、媚兒曰フ許サレハ、
必ス入レン、吏云フ、且ツ試ミヨ、媚兒乃チ少シ瓶ヲ傾テ、大
喝ス、諸車ゴロゴロト相繼テ瓶ニ入ル、瓶中蟻ノ行ガ如シ、
頃アリテ媚兒身ヲ跳ラシテ、瓶中ニ入ル、官吏大ニ驚テ、棒
ヲ執テ瓶ヲ破ル、一モ有ルナシ、此ヨリ媚兒カ在ル所ヲ失
ヘリ、後月餘ニシテ、人アリ媚兒ヲ清河ノ北ニ見ルト、此事、
太平廣記ニ出タリ、閩中ニ徐登ナル者アリ、東陽ノ趙昞ト
並ニ方術ヲ善ス、各其能ニ誇リ、共ニ之ヲ試ム、登マツ溪水
ヲ禁シテ流レザラシム、昞ツヒテ枯柳ヲ咒シテ、生梯ト作
ス、二人相視テ笑フ、昞後ニ長安ニ至ル、百姓未タ其術ヲ知

ラズ、昞乃茅屋ニ登リ、鼎ニ據テ爨ク、主人驚キ怪ム、昞咲テ
應ヘズ、遂ニ害ナシ、又アル時、渡リニ臨テ舟ヲ呼フ、舟人ユ
ルサズ、昞乃チ蓋ヲ張リテ、其中ニ坐シ、長嘯シテ風ヲ呼ビ、
流ヲ横ニ濟ソリ、是ニ於テ、百姓敬服シ、從者歸スルカ如シ、
長安ノ令之ヲ惡ミテ戮セリト、此事水經ニ見ユタリ、客笑
テ曰ク、媚兒等カ事ハ幻術ナリ、僕カ云フ所ハ、燈光ノ照シ
出スノミ、術アルニ非ス、其事大ニ異ナリ、余曰ク、客何ソ識
見ノウトキヤ、余ヲ以テ見ルニ、均シク幻ノミ、何ソ其術ノ
有ルト無トヲ問シヤ、凡ソ人事ト雖モ、乍チ正、乍チ邪、媚ヲ
獻シテ未タ止マズ、忽然トシテ相離トシ、憎怨スル所ヲ忽

ニ親ム等ノ、人眼ヲ眩惑シ、人心ヲ迷ハス者、皆幻ナリ、余之ヲ節制スルノ方ヲ掲ゲ、大同ニ歸セシメント欲スルノミ、客大ニ笑テ曰フ、何ゾ迂ノ此ニ至ルヤ、天ノ諸物ヲ造作スルヲ見ルニ、皆必一方ニ傾ケリ、羽翼アル者爪牙ナシ、角アル者ハ羽翼ナシ、金ハ水ノ用ヲナサズ、火ハ石ノ功ヲタズ、金ニモ種々ノ品位アリ、黄金ハ珠玉ト同シク寶重ノ場ニ用フ可シ、銅ハ豈ニ刀劍ノ刃トスルヲ得ンヤ、煉瓦ハ煉瓦ノ用アリ、紙ハ紙ノ用アリ、人ハ萬物ノ靈ト曰フモ、其才人々異ナリ、其志人人異ナリ、其位異ナレハ其施ス所モ從テ異ナリ、小事ヲ能スルアリ、大事ヲ能スルアリ、文ニ長

スルアリ、武ニ長スルアリ、之ニ加フルニ近來ハ外邦ニ模擬シテ、新ナル事、奇ナル事ヲ悅フ甚シ、然シテ皆其用ヲキニ非ス、然レバ、學モ一端ヲラズ、教モ一道タルベカラズ、然ルニ大同ニ歸セシメントスルハ、豈許子カ神農ノ道ヲ以テ一世ヲ治メント欲シ、屨ノ大小ニ從テ價ヲ定メ、其好惡精粗ヲ問スト、布モ縑モ、寸尺ノ長短ニ從テ價ヲ定ムルノミニシテ、女工ノ疎密ヲ論セズ、且大人小人ノ事ヲ一身ニ負擔セントスルノ類ヲラズヤ、故ニ一概ノ論ヲナスハ、大ニ不可ナリ、余驟然トシテ曰ク、足下ノ言亦腐ナラズヤ、余ヤ固ヨリ異ヲ喜ブ、萬物ノ異ヨリ、人面ノ異ナル、人心ノ異

ナルニ至ルマデ、一ニスベカラサルハ、固ヨリ知レリ、又之
チ一ニスルチ用ヒザルナリ、試ニ宇内ノ事物ヲ見ヨ、土地
ノ宜キアリ、風俗ノ習慣アリ、故ニ宮室衣服飲食等ハ、皆其
土風ト合体セリ、然ルニ新チ喜ヒ、奇チ好ム人ハ、故サラニ
之チ改ム、亦千殊萬異ノ心ト云ハザルチ得ス、夫レ幻人ハ
種々ノ妙チナスト雖モ、一箇ノ術アリテ之チ行フ、幻燈モ
奇狀チ示ス、一萬態ナリト雖モ、一箇ノ燈光アリテ之チ作
ス、今此ノ千變萬化ノ幻世界ニ居テ、若我カ眼光ノ靈チラ
ズ、朝ニ眩シ、夕ニ惑ハ、何チ以テ一世ニ立チ得ンヤ、其諸
幻ニ抗スルヤ、何チ以テスベキ、其レ唯學チ好ンテ事ニ達

シ、德チ養テ識チ定ルニ在ルノミ、此レ彼ノ術ト燈トノ若
キカ、客聞テ之チ領ス、余曰ク、何ゾ此ニ止ラシヤ、若シ學ト
識トチ以テ之チ防キ、眩惑チ逃レント云ハ、遂ニ又諸幻
チ驅リ逐フ、惡魔チ除ク如キニ至ルチ、妙ト思ハシカ、是
大ニ余カ意ニ非ス、譬ハ、國國ノ風俗チ改メ、習慣チ變シテ、
後ニ政チ張ルハ、治術ニ長ゼル人ト云フベカラズ、賴朝ノ
奥羽チ鎮撫スル若ク、舊法チ用ヒテ人民チ安堵セシムル
チ妙トス、サレハ人人チ一体ニシテ、後ニ教チ施スハ、未ダ
良師トセズ、况ヤ此諸幻林ノ如ク立チ列レル間ニ出テ、
一々ニ撲滅シテ、後ニ可ナリト云ハ、恐ラクハ妙術ニ非ス

吾聖人ノ道ハ、決テ此ノ如キ、區々タル所爲ハ、アラザルナリ、鴨ノ脛ハ短ケレト、之ヲ續ケハ悲ムナリ、鶴ノ脚ハ長ケレト、之ヲ斷ハ患フト、莊周スラ、此ヲ説ケリ、聖人豈ニ此無情ノ處置アラシヤ、虎豹ハ猛ト雖モ、羈絆ヲ施シ、車轅ノ中ニ置キ、轡ト鞭トヲ以テ之ニ臨ミ、千里ニ走ルヲ求メハ、馬ノ用ヲ爲サズルノミナラズ、却テ害アリ、此レ聖人ノ其性ヲ盡スヲ貴ブ所以ナリ、天然ノ質ヲ熟察シテ、從テ我制ヲ施シ、犬ハ犬ノ用ヲ盡シ、馬ハ馬ノ用ヲ盡ス、是ヲ物ノ性ヲ盡スト謂フ、人ノ性分ト智覺トヲ熟察シ、彝倫ヲ定メ、禮義ヲ立テ、由テ以テ人タルノ道ヲ得セシム、是ヲ人ノ性ヲ盡

スト謂フ、然レバ大世界中ニ現出スル、事業ト云ヒ、法律ト云ヒ、宗教ト云ヒ、學術ト云ヒ、技工ト云フ、皆幻燈ノ撮影ナラザルナシ、然ルニ若一々ニ撲滅シテ、一ノ混沌世界トナシ、目モ耳モナキ者ニセントセハ、何ソ天下ヲ化育スルヲ得シヤ、化育ノ道ハ、燈光ノ若シ、人倫ヲシテ正ヲ得セシメ、人事ヲシテ中ヲ得セシメ、一身ニ藏スレハ、心慮之ニ由テ靜ニ、諸物ノ禍害ヲ免レ、一邦ニ施セハ、衆人之ヲ悅ヒ、家々皆安樂愉悅ノ境ニ住ス、故ニ諸事諸物ノ萬幻ヲ具存シテ、各自ノ用ヲ盡サシメ、又此ヲ指使シテ、悉ク我カ用トナスナリ、此ヲ道ノ大用ト謂フ、客大ニ喜ヒ、欣然トシテ去ル、乃

之ヲ錄シテ、同盟ノ諸君ニ告ル爾、

言行襍錄

和州葛下郡高村ニ牧野甫菴ト云者アリ、予龍田神社大宮
司タリシ時、來リ告テ云、僕カ隣村上牧村ノ内東山ト稱ス
ル地ニ、日下新次郎ト云モノアリ、謂ユル新平民ナリ、妻ヲ
小イサト云、隔日必僕ガ門ヲ過ク、僕之ヲ恠ミ、一日間テ云、
汝必隔日ニ我門ヲ過ル、殆三四年ナラシ、誰ガ家ニ行ク
ト、答テ云、妾ニ老タル姑アリ、年六十、天賦虛弱ニシテ、魚肉
ニ非レハ、飯ヲ喫スルコト能ハズ、然レモ家貧シケレハ、日々
魚ヲ買ハント欲スルモ、能ハズ、故ニ隔日ニ魚肆ニ行キ、購

テ以テ二日ノ料トナスト、僕感スル所アリテ、猶其情實ヲ、
質サント欲シ、一日東山ニ至テ、其隣家ニ就キ、其姑ニ仕ル
ノ狀ヲ問フ、女アリ答云、彼カ戸主ヲ新次郎ト稱シ、同村朝
倉五平ノ三子ナリ、先年養テ以テ子トナシ、同村辻村林助
ノ四女ヲ娶レリ、是レ即小イサナリ、夫婦共ニ家業ヲ勉強
シ、姑ニ仕ヘテ、至孝ナリ、晚餐終レハ小イサト共ニ姑ノ身
体腰脚ヲ摩擦スルヲ以テ常トス、姑寢ニ就ケハ、共ニ草履
ヲウケ、以テ姑ニ供スル魚肉ノ料トナス、之ヲ終ラザレハ
深夜ニ及ブモ、敢テ寢ズ、客年八月卅日ニ、不測ノ事アリキ、
妾小イサト共ニ衣ヲ葛下川ニ濯ク、タマタマ鯉魚ノ八寸

許ナルガ、水上ニ浮フアリ、小イサ陶籬ヲ携ヘ、走テ水ニ入
リ、之ヲ捕獲タリ、喜テ云フ、姑鯉魚ヲ嗜メリ、貧シテ買フ
ヲ得ズ、今之ヲ獲タルハ、豈神明ノ賜物ニ非ザルヲ得ンヤ
ト、乃走り歸リ、煮テ之ヲ供セリト、僕猶疑フ所アリテ、他人
ニ質セシニ、其云フ所、少異ナル處ナシ、是ニ於テ、大ニ感泣
ス、故ニ告クト、重春之ヲ聞テ云ク、謂ユル新平民ナルモノ
ハ、世ノ人ヲ以テ遇セザルモノナリ、而シテ此ノ如キノ人
ヲ出ス、豈慙ザルベケンヤト、乃其情實ヲ記シテ、奈良縣廳
ニ具申ス、然ルニ、一日縣官某東山ニ至リ、姑ヲ呼ビ、詐リ問
テ云、聞ク汝カ戸主新次郎夫婦ハ實子ニ非ス、汝ニ仕ヘテ

不孝ナリト、其事情詳ニ予ニ語レ、將ニ之ヲ罰スル所アラ
ントスト、姑愕然トシテ云、命ノ如ク妾ノ實子ニ非ス、然レ
モ、其孝養ヲ盡ス、至ラザル所ナシ、假令實子アルモ、如何ゾ
之ニ及フベケン、然ルニ誰ガ不孝ヲ以テ上申セル、願ハ其
名ヲ聞ント、且怒リ、且泣ク、某其虛ナラザルヲ知テ、具ニ之
ヲ令ニ聞ス、因テ明治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金若干ヲ賜ヒ、以
テ之ヲ褒賞セラレタリ、後余モ亦説教ノ爲メ、該村ニ至リ、
小イサヲ教場ニ呼ビ、金若干ヲ與ヘタリ、

右渡邊重春ノ手録ニ係ル

蜀ノ國ニ孟熙ナル者アリ、家至テ貧ナリ、果實ヲ販賣シテ

以テ其父母ヲ養フ、至性孝順ニシテ、顔ヲ承ケ、旨ニ從ヒ、温
清定省シテ、出ルニ告ケ、反レハ必ス謁ス、苦辛ヲ憚カラズ
父常ニ云フ、吾貧ト雖モ、一ノ曾參ヲ養ヒ得タリト、父亡ス
ルニ及テ、飲ム物モ飲マズ、哀號シテ、殆ント性ヲ滅セント
ス、苦テ地ニ布キ、其上ニ寢處シ、三年ノ間、鹽酪ノ類ヲ食セ
ズ、遠近ノ人皆嘆服ス、或ル時ニ、鼠ヲ見ルニ、因テ、地ヲ掘リ、
黄金數千兩ヲ得タリ、此ヨリ巨富トナル、人皆孝感ノ致ス
所ナリトス

詩文襍評

學術下

近藤南州會員

皇朝之與漢皆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謂堂云、提句雙起、楓陰云、以義

爲利四字、故慷慨氣節之士、則不以死易其操、是以國

一篇骨子、體雖不同而士之所學則有大似者也、至如泰西諸國、
則不然、上自人主、下至庶民、唯利之見、南岳云、括、故五大之

洋萬頃之濤、涉之如比隣、利之所在、爭先馳聚、雖千萬
里之遠、亦不顧也、今夫英吉利三嶋、南岳云、分、謂堂云、一段論英國、西

海一拳石耳、而西得亞墨利加、東取五印度、澳大利之
在八万里外、收之而極意經營、其於亞弗利加、辟獅山
之荒穢、其於南亞墨利加、耕特墨之塗泥、大凡地球之
表、苟有土有財之處、則雖云日月所不照、必到焉、而駿

削其精華矣。一東、佛郎西一土。又云、一段、沃野數千

里、物產豐盈、百工精緻、售之歐羅巴各國、即已利市十

倍、故雖如不必以販海為業者、然南印度南亞墨利加

亞非利加之諸地、多其所收、而皆遍置捕頭、以網其利

矣。一東、其餘諸國、亦無一不如此者。又云、一段、就歐

國、遂論及治道上、故國皆富強、聘曉宇內、各自欲執牛

耳於萬國之上焉、是其國體大與我異、則士之所學亦

宜異也。又云、回、然而我謂之一者、以期於治家國天下

而言耳、非併其所以為治而謂之也。楓陰云、期於治家

頭、有二人作商者。南岳云、其一為人朴直恬澹、無機工

腦、

也、故所得之利亦至微、朝售一器、夕售尺帛、漸而致千

金之富焉、其一為人敏而多才、投機應變、取於賤而轉

於貴、以所有而易所無、故利亦甚大、忽而致千金之富

焉、而適有一失錯、則半生所得、一朝掃地、亦勢所不免

而彼朴直恬澹無機工者。誦堂云、而字、則雖有失錯、不

復至失其產也、其於天下國家亦如此。楓陰云、過我於

泰西之書、雖未能窺一斑、非無所傳聞、英吉利之於亞

墨利加、得之於我天正年間。又云、重述一番、回應起首、

就英國一拳石之外、加以萬里沃土、頓致不貲之富、至

天明之初、與佛郎西構兵、百方括餉、稅額倍加、士人頗

不能堪，於是有華盛頓者起焉。謂堂云，插華盛頓，大生波瀾。以義鼓

舞之，血戰八年，遂逐英人於其北境，而南界膏腴之土，

取以為己國，外府一失，國力已大損矣，如五印度，則其

掌中之遺珠，而至今日亦只喘々恐失之耳，佛郎西之

於歐羅巴亦然。楓陰云，又過渡，謂堂云，一段，再就佛國論之。自哥羅味立國

相傳千又余年，民俗剛健，處強喜戰，至一世拿破崙時，

國力頓張，全歐幾歸其握，初其興也，國論紛擾，各自分

其黨，路易十六世之為君也，未聞有桀紂之暴，而尸之

市朝，如下匹夫負萬罪者，拿破崙乘隙篡位，戰勝攻取，跋

扈強梁，而一旦兵敗，忽然就擒，三世拿破崙亦然。楓陰云，二

亦然，皆領上起驕傲凌人，貪婪無厭，後無故與普魯士

交兵，一敗塗地，亦為其所擒，巴勒城在圍中數月，割地

出金，僅得保喘々一息焉，其就擒也，滿城歌舞相慶，其

被圍也，兵敗食盡，危如累卵。楓陰云，二國形勢，而貪人

猾商，猶往々有射利於其間者，人之視其君，如寇讎，弑

焉廢焉，不啻越人於胡人也，而無復一人慷慨氣節。楓

云，以而字一轉，回，不以死易其操，有如我邦新田、楠諸

公者起也。謂堂云，引新田、楠二公，與鳴呼，是二國之於

泰西諸國，猶晉楚之於春秋列國也，而其興也勃然，其

衰也忽諸，如反掌然，此其故何也。謂堂云，常山蛇勢，不

以義爲利而以利爲利故也。法、一絲不走、是與彼爲
商者半世所得一朝掃地、其相去幾許、然則彼之所作、
其制度機器、有善於我所作者、取於彼而用於此耳。堂、
云、穩當之論、不必移我千古忠義之性而效彼汲汲逐
利之心也。我故曰、人之所學一也、其極功期於治家國
天下而亦顧其治之何如耳。楓陰云、結穴竟歸於治家
再用、歎語、一作、結、文、局、完是言竟不可易焉而不可與今
全、詔、堂、云、一、結、萬、斤、

所謂學者言之也、噫、

五十川詔堂云、義利二字、全篇骨子、蓋義利不並立、
學術邪正、於此分、國體良否、於此歧、故孟子以此二

字始、大學以此二字終、今此篇兼之、可謂至文、

連疊三篇、愈出テ愈妙ナリ、其主旨モ相補テ章ヲ成、片錦
小繡ノ光彩相照映スル如シ、粲然ノ筆、人眼ヲ奪フ、讀者
宜シク學ノ一ニシテ、米佛英獨ノ別ナキヲ明ニスル主
旨ヲ看得シ、國家ヲ治ルノ重キニ歸スルヲ悟ル可シ、

上重野編輯長書

阿州 岡本午橋 斯文
會員

明治二十一年二月廿九日、德島縣德島高等女學校
長岡本斯文謹上書重野編輯長閣下、斯文數辱教示、
而未得侍、左右、瞻企有年、於茲、會閣下以公事過此縣、
始得進謁、欣慰何堪、又納學校職員請、臨尋常師範學

校講堂、垂示懇惻、其崇聖教、憂時俗之厚、唯此六字、括要簡明、使

聽者悚然、斯文素與閣下同憂、不知海內同此、憂者能幾人乎、故感服

特甚、於是抒平生之所見、敢冒威嚴、鞅掌之暇、希賜觀

覽、一斯文謂近時人士往往以聖教為迂、是蓋學者信

而不篤、擇而不精之由焉、千古通恨、不過不篤不精四字、夫聖人重事

功、故其教循人性之自然、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以立

其極、其言平易至近、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施之則大

可以任將相之事、小可以主委積芻牧、中庸義疏、而學者往

々唯以讀書講理為務、窮深極微、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而家室之計、或不能辨、况任職居官者乎、則其所讀講、

皆離理、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宜哉、為時俗所嗤、詆也、

願應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

又曰、吾從周、引徵由之觀之、其猶時王之制、可以知也、

我朝古來制度、多取諸支那、

今上即位、度世態之變遷、訂經國之謀、與海外萬國

交、取彼長、補我短、治綱大張、而學者是古非今、或歎曰、

此其戎乎、嗚呼、今之外國、非昔之外國、制度文物、粲然

可述、而猶夷視之、是濶事情者、設使孔子生今之世、議

禮制度、亦有所取矣、因時制宜、聖教所尚、活而學者或

曰、吾所說、固迂腐、雖然古之道如此、嗚呼、道豈有古今

何信之不篤擇之不精也。應上若使聖人觀之、其謂之何、且禮順時爲大、何必株守舊法、雖然、棄綱常遺君父時俗之大弊、不可不救、是我輩之急務也。好結斯文庸愚淺陋、此言雖不以足聞於閣下、區々之心、不能自禁、伏惟幸鑒、頓首再拜、

那波峴北日、使聖道有迂腐之誣、學者之罪也、沛公溺儒冠、有以哉、此篇所言可謂活論矣、足以警醒腐儒之迷夢、

信シテ篤カラズ擇テ精カラズノ一語、學者ノ通患ナリ、讀者三復シテ自ラ省スベシ、余成齋君ニ面セザル、既ニ

四三年其垂示ノ語ノ懇到ナリシヲ聞テ、相逢テ快語スルノ喜ニ均シ、幸甚幸甚、

觀大塔王土窖歌

東京 赤松棕園 會員

西溟落日再中天、其如彌猴手握權。起手既君不省、慘淡風雲泣鬼神。多讀大塔之王有大節、欲驅彌猴搗巢穴、獻公何知申生冤、徒信驢姬三寸舌、土窖深沈日無光、一點青燈漏幽篁。如其血玄黃龍逢害、面色如生銜劍鏃。玄黃字生愴然此日來、吊古萬籟無聲寂、岩戶仲夏天天不應、滿山老樹蕭々雨、懷古ノ情致其妙ヲ窮ム、申生ヲ取テ引トス、何等ノ切譬

人々交々ル者、何ソ自ヲ顧ミザル可ケン、

織田公

讚州 山崎樵菴 會員

奮然奉詔向中原、拂盡兇徒、威烈尊、今日、整冠紫宸殿、
看他桶峽是龍門、

結句輕妙ナリ、奇勁ナリ、亦勤王家一警策ナリ、

明治二十一年六月五日 印刷
同 年六月二十日 出版

東區淡路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愛媛縣士族

著述兼發行者 藤澤南岳

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九番地
大阪府平民

印刷者 岡島幸次郎

